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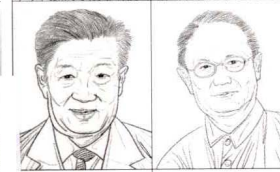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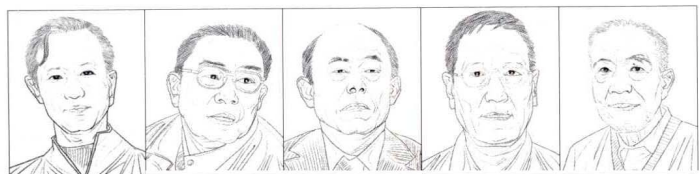
非
一
吟
題



日记 序跋

引领你走进日记

感受日记的独特魅力



日记是一种生活态度，日记是心灵的栖息之地，日记是时代的缩影，日记是历史的见证。

古农 主编

人民日报
出版社

季羨林
雷抒雁
施蛰存
李慎之
丁东
王元化
张光年
李辉
李剑行
宋学昭
董健
陈虹
张友渔
陈左高
郑逸梅
叶圣陶
朱家溍
郁达夫
丁言昭
陈漱渝
林佩
姚锡福
吴福儒
李乐齐
梅祖彦
卢今
李华龙
蔡德金
杨沫
王安忆
铁凝
陈平原
罗大冈
戴海
陈思和
郭淑芬
沈宁
胡少安
袁鹰
杨静远
郑会欣
徐成森
蓝夫
徐明祥
于晓明
自牧
雯青
朱任
马忠文
武安隆
戴逸
施安昌
钟叔河
徐北文
来新夏
张炜

人民日報出版社

古农 主编

日记序跋

豐一吟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记序跋 / 古农编.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11

(书脉日记文丛)

ISBN 978-7-5115-0706-8

I. ①日… II. ①古…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858 号

书 名: 日记序跋

主 编: 古 农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林 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3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706-8

定 价: 36.00 元









序

一

天下事，真有不可思议者。这些日子，正在读《翁同龢日记》，某日下午，接古农先生函，说他编了一套日记丛书，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嘱我写篇序文。

古农先生者，鲁人于晓明也。早在多少年前，我就喜欢上了此君。不为别的，只为他的那种执著的精神。

这样说了，心里知道是不妥的。为何？执著得看做什么事。有的执著，是不执著也得执著的，比如学者的读书，藏书家的购书，是执著也可说是本业或是本志。有的执著却是先须有见识，再须有定力，还须胼手胝足以赴之，才会有些微的成绩——有时连这些微的成绩也还在似有若无之间。这回不用比了，说的就是古农先生，就是他多少年来，对日记文学的呼吁，对日记纪事的提倡，对日记学术的研讨，具体地说，就是多少年来，编创《日记报》和《日记杂志》。只是我前面的叙述，要稍作修改，些微的成绩，似有若无之间云云，是我前些年的感叹，或者说是担忧，现在可说是劳绩昭然了。

拟出版的几册，计《日记漫谈》《日记闲话》《日记品读》《日记序跋》四种。四种均为文章汇集，所汇文章，基本上都在《日记报》和《日记杂志》上发表过。我细细地看了这几种书的目录，并看了其中的一些文章，不能不惊叹，这些年来，古农先生在这方面，用心之细，用力之勤。同时也明白了，作者的心志之所在——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建立一门

名为“日记学”的学问！

建立一套学问体系，固然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但我却认为，对国人来说，普及日记理念，提倡记日记，记真实的日记，进而研读日记，有甚于建立“日记学”的意义在焉。这里，我愿不惮其烦，说说我自己记日记的经历，或许能更为清晰地说明我要说的意思。

为了真实无误，免得有人说我是为了写此文才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或是加重事件的意义，且让我引录一段自己先前发表过的文章：

1970年3月6日夜里，约摸十一点钟的样子，我们土坯房的同学都睡下了，系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人……那位教师冷冰冰地宣布：经系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给韩安远（我在校时的名字）办学习班……又对我说：韩安远，听说你平常写日记，现在把你的日记全部交出来，还有什么笔记本，也一起交出来。说着指指我的床下……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乖乖地拖出箱子，打开锁子，将日记一本一本取出摊在床上。共十三册，全是精致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那位教师像是不放心，又在箱子里翻了翻，见全是书本才住了手。最后由那位教师给我开了个收据，班干部抱起全部日记，三人一起走了。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文坛五同学》，又见《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从1962年上高中起，直到这次抄家前，我一直记日记，约摸有八年之久。这里说是十三册，只是抄走的数字，还有一册将要记满

的日记，在“大串联”途中丢失了。也就是说，八年间，我记了十四册的日记。抄去的十几册日记，学习班结束后，听从一位朋友的劝告，全烧掉了。此后十几年间，怕再惹麻烦，没有记日记。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真的看出不会再有什么险恶了，又开始记日记。一天不落，已有二十多年。

此文开始，说我正在看《翁同龢日记》，也不是瞎说，可从我那几天的日记中得到证实。古农的信，是11月2日写来的，在我11月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上午读《翁同龢日记》。”前一天即10月3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话：“上午读文廷式《南轺日记》，记述去江苏任主考官，一路行踪行事，主考任上作为感受。前曾看过《翁同龢日记》中，翁氏赴陕西、山西主考事，两相参照，对清代乡试之规矩，有了大致了解。”《南轺日记》是一本史料笔记书中收录的一篇，数千字而已。

这就要说到我近年来看书习惯的改变。我还是有点读书癖的。前些年爱看传记，连带的爱看回忆录，这两年，不知为什么，喜欢上了看日记。道理不难明白，不过是求真而已。在我看来，不管有人有着怎样的遮掩，

大体来说，作为史料，日记还是最真实最生动的。档案材料，真实过于日记，生动就差多了。这两年，看日记上了瘾，陆续购买了《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缘督庐日记》等多部，加上原先就有的《郑孝胥日记》等多部，我的晚清日记，也就相当可观了。

综合上述两项，一是我记日记的经历，一是我对“日记——史料”的认识，大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能不能记日记，敢不敢真实地记日记，是一个时代清明与否的标志。再就是，能不能坚持记日记，是一个有没有毅力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敢不敢坦然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体现。我不认为我是什么好人，但我认为我是一个基本（不是全部）真实的人，在日记里，我记下了我做的好事，也记下了我做的坏事。

提倡记日记，真实地记日记。这，我想也正是古农先生十几年来所追求的，希望实现的吧。

看看这套丛书，至少会让你明白记日记的意义，还有一些可行的方法。

勇敢地记日记吧，这是你对社会的信心，也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的表示。

韩石山

2010年11月25日于潺湲室

序

二

先来做回文抄公。1925年3月，周作人写了一篇《日记与尺牋》，开宗明义：

日记与尺牋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一年四个月以后，鲁迅也写了一篇《马上日记》，公开声明：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周氏兄弟不约而同对日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即日记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更真实更天然”，更可以看出作者“真的面目”来。相隔八十五六年后重读这两段话，我仍深以为然。

在我看来，日记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体裁，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

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但是，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1937年6月，上海《青年界》月刊又出版了“日记特辑”；但完整的作家日记面世，则自鲁迅始。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影印了《鲁迅日记》。冯雪峰在《〈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中强调这部日记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将其影印出版“完全为的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196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又发表了《〈朱自清日记〉选录》，王瑶在《题记》中也强调这些日记“关于他（指朱自清）全生命活动中最丰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实记录，如果都印出来，是非常可宝贵的”，可“作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学为人的参考”。由此可见，学界对作家学者的日记一直十分重视，一直肯定它们的研究价值。

我所见第一部系统研究作家日记的专著是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

记》(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作者以几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鲁迅日记》,厚积薄发,出版了这部虽仅十五万字却有分量的《鲁迅日记》研究成果,书中把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日记记载互证的研究路径,尤具启发。作者在此书《后记》中特地引用了冯雪峰的话,冯雪峰主张研究鲁迅日记“重点是在‘考’与‘注’”,颇有见地。其实,不但鲁迅日记,解读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日记,考证注释工作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1980年代以降,随着黄侃、胡适、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顾颉刚、吴宓、苏雪林、杨树达、宋云彬、萧军、夏承焘、夏济安、郭小川、顾准、王元化……等近现代作家和学者的未刊日记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尽管日记长短不一,又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容或也有所删节(公开出版的日记有无必要删节,一直存在争议,我是主张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的),都无不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接连

不断。余英时著《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2007年3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对顾颉刚日记的精彩解读，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2011年4月北京新星出版社初版）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独到分析，都在“考”和“注”上下足了功夫，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样的文学和学术背景下，古农君与自牧君等合作，于十年前创办了《日记报》（后改名《日记杂志》），倡导日记写作和日记研究，推动民间与学界日记研究者的交流，别具一格，坚持出版，意义非同一般。现在古农君又精心编选了“日记丛书”四种，收录海内各家围绕日记和日记文学的各种著述，有评论，有漫谈，有自叙，还有序跋，妙论迭出，足资启迪。这不仅是对《日记报》创刊十周年的一个总结性的纪念，也为建构当代中国的“日记学”作出了新的努力。作为《日记杂志》一名并不勤奋的作者，在“书脉日记文丛”即将出版之际，我就写下以上这些话以为祝贺吧。

陈子善

2011年5月4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序

三

正如古农君所感喟的，“日记，记载着往事，也承载着情感”。而以《日记漫谈》《日记序跋》《日记闲话》《日记品读》四册选集所构成的“书脉日记文丛”，则记载着《日记报》《日记杂志》的成长历程。

十多年来，我们用一腔钟爱日记的热情和干劲，用菲薄的收入和赞助，再加上可贵的恒心和坚持，终于使《日记报》这株幼苗茁壮成长成为《日记杂志》这棵树，同时还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和褒奖，从而被南京大学徐雁教授认定济南已成为中国当代日记研究的重镇；被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引为知己和“启发者”——结识《日记报》后又忘情地开始了记日记；还有长沙诗人彭国梁也在已出版的《书虫日记》的序文中公开声明是《日记杂志》引导他开始记日记，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出版了两部《书虫日记》。不可否认，在我们周围，的确集结着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日记人”，大家以日记为纽带，集思广益，协力同心，围绕日记学这一新学科展开了相关研究探讨，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日记及日记文学论坛大会，适时启动了《中国日记大辞典》的编纂工程，加快推动了创建中国日记博物馆的步伐……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目前全国的日记写作、日记教学、日记出版、日记研究已成为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放眼前瞻，我们信心大增，随着古农君主持创建的中华日记网的开通运行，

用不了多久，一批真正能够代表当代日记研究水平的成果将会陆续问世。

收入“书脉日记文丛”中的文章，几乎都在《日记报》《日记杂志》上刊登或转载过，检点《日记报》和《日记杂志》所设置的栏目，可以因栏目成书的还有《日记情怀》《日记书札》《日记人物》《日记论坛》《日记原版》《日记书林》等。除此之外，还有以《日记杂志》“半月日记系列”专号形式刊印的《半月日谱》《半月日注》《半月日影》《半月日志》《半月日识》等原创日记，都有再刊或再版的必要，殷切希望有胆识、有魄力的出版家慧眼识真货，及早组织再版与发行。

著有《清人日记研究》一书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在其《自序》中曾写道：“要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最简洁的办法，莫过于细读其日记。因为日记是记载作者见闻以及感悟的文字。日记仿佛是一扇心灵的窗户，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一切便都呈在眼前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并不见诸奏章尺牍，或文书档案，而只有在日记中才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以“普及日记写作，促进日记研究”为己任的《日记杂志》同仁，我们有信心也有必要帮助大家推开日记这扇心灵的窗户，让大家观赏到日记百花园中的珍稀异木和奇葩秀草——这也正是我们选编刊印这套“书脉日记文丛”的初衷和目的。

自 牧

2011年11月21日于历下东山居之百味斋